

第一章

年代有些久遠的社區裏，有著兩種不同風格的建築，一半是七層樓的普通公寓，另一半則是老式舊洋房—紅磚牆、幾十年前獨門獨院的建築風格，牆壁上有浮雕花紋的裝飾，顏色已經由白變黃，窗戶也是推拉式，雖然舊，卻是電影和小說中出現了無數次的款式。

馬路兩旁的法國梧桐，把天空遮得密實，漫步其中另有一番滋味，似是歲月沉澱下來的浪漫。

「大哥！開飯啦～～」一聲中氣十足的吼聲，驚飛所有潛伏在樹上的鳥兒，打破了社區裏短暫的安寧與和諧。

清晨七點三十分，饒家準時開飯。

饒宗俊站在客廳裏，半長的褐色頭髮在腦後隨意紮起，全身透著一股時尚氣息，微揚的眼顯得神采奕奕，讓清秀精緻的五官更加鮮明，即使此時他正穿著粉紅色的圍裙，也不會讓人感覺突兀。

嘴裏哼著不成調的英文歌，他盛好最後一碗粥，放下碗，舔了舔被燙了一下的手指，滿意地看著一桌豐盛的早餐，揚起嘴角。

完美！

「我的房間就在樓梯口，你不用叫這麼大聲我也聽得到。」一陣沉穩的男聲傳來，伴隨著下樓的腳步聲。

饒宗俊抬起頭看向樓梯口，笑咪咪地說：「大哥，快來品嚐我做的完美早餐，絕對是人生一大樂事啊！」

「不用每次都誇讚自己的煮粥技術，如果你願意，我們不介意每天都讓你來做飯。」

說著和表情完全不相符的玩笑話，饒宗禮邊下樓邊打著領帶，雪白的襯衫沒有一絲皺褶，深色長褲下的修長雙腿跟運動員有得拚。

走到桌旁看了一眼桌上的粥和煎蛋，他挑了一下眉，一言不發地坐到位子上，拿起一旁的雪白餐巾鋪上大腿，修長的手指指甲修剪得整整齊齊，和他英俊斯文的外貌非常相配，所有動作優雅得像是宮廷裏的紳士一般。

「怎麼不叫你二哥？」夾起一個奶黃包，左撇子的饒宗禮問。

饒宗俊也坐到自己的位子上，直接用手從盤子裏拿了一個饅頭咬了一口，笑著說：「放心！我半小時之前就叫過他，算算時間，現在差不多也要下來了。」

果然，他話音剛落，一個人影便神出鬼沒的緩緩出現在樓梯口，但另外兩人早已習慣了。

「二哥，你今天動作又快了，足足比平時早了一分鐘！」

饒宗義淡淡看了他們一眼，伸手推了一下鼻梁上的大眼鏡，一邊下樓，一邊不疾不徐地說：「那麼急幹什麼？心浮氣躁乃養生大忌。」雖然說得慢了點，但他的聲音好聽沉穩，讓人有一種安心放鬆的感覺。

不過，他身上的直條紋襯衫和灰色燈芯絨外套，怎麼看都是土氣的搭配，加上那一副又大又圓的黑框眼鏡，怎麼看都像是古董行裏才有的東西，把鏡片下得到饒

家基因遺傳的漂亮眼睛完全擋住。

絕對稱不上好看，甚至算是失敗的打扮，讓饒宗義的優點全被掩蓋起來，唯一還算不錯的髮型，還是饒宗俊拉著他去剪的。

彷彿行動不便一樣，他一階一階地下樓梯，感覺就像老年人打太極拳。知道他是個慢郎中，另外兩人也不催他，只是很有耐性的看他用龜速下了樓梯，緩慢的走到餐桌前坐下。

嘴裏塞著饅頭，饒宗俊口齒不清地調侃。「二哥一你再養下去，要不了多久就能成仙了！」

事實上，社區裏很多認識饒宗義的人都認為他已經是個「半仙」了，因為，中醫總是給人神祕的感覺。

饒宗義沒說什麼，倒是在餐桌上話一向不多的饒宗禮突然問：「你今天不是有事要早一點出門嗎？」這顯然是一句提醒。

「啊，那個啊—」饒宗俊轉過頭看著大哥，揚起嘴角笑著說：「我記錯時間了。」說完，他隨性地扯掉腦後的髮圈，散開的頭髮垂蓋在前額，微微瞇起的細長雙眼透著一絲狡黠。

相較於饒宗禮的成熟穩重、饒宗義的一深藏不露，饒宗俊是絕對的「鋒芒畢露」。饒家三兄弟，全都是醫生。

從三子饒宗俊高中畢業之後，他們身為醫學博士的雙親便投身於世界醫療救助事業，長期在世界各地的貧困地區救人，一年才回來一、兩次，好在兄弟三人都很懂事自立，大哥饒宗禮也善於家事，所以才有現在兄弟三人相依為命的情況，還一過就是好多年。

三個人成年後，都從事醫生這個職業，也算是完成父母從小對他們的期望。只不過，三人專攻的領域皆不同。

老大饒宗禮，上個月剛過完三十歲生日，正式步入「大叔」行列，溫文儒雅中透著一絲嚴肅的他，看起來像是個白領精英，其實是個婦產科醫生，在一家有名的私人醫院裏擔任主任醫生。

雖然人長得斯文帥氣，又有份高薪職業，但也因為這個職業，讓他的愛情之路走得並不順利。試問，有哪個女人願意找一個比女人還瞭解女人的男人呢？

還好，饒宗禮對先後離開他的幾個女人也都不在意，或者可以說他根本就沒放在心上。

感情這種事何必勉強。這是他自己說的。於是至今他仍然是三十歲的「黃金老光棍」。

老二饒宗義，二十八歲，卻時常讓人以為他三十八了。

身為中醫師，他身上滿載中華醫學的博大精深，整個人看起來深不可測，外表不修邊幅，說話慢吞吞，行動更是可以用「遲緩」來形容。不管在家裏還是在外面，喝的永遠是茶，不是閒情雅趣的功夫茶，而是裝在不銹鋼保溫杯裏的老人茶，沒事的時候，在醫院裏往往捧著杯子一坐就是一天，所以，雖然才三十歲不到，已經讓兩個兄弟覺得他有老年癡呆的前兆了。

天生沉悶的性格再加上邋遢的外表，自然更不可能有女人喜歡他。愛好是針灸、看古醫書和打太極。

而饒家最正常，也是最不正常的是老三饒宗俊。二十五歲、單身、年輕時尚，從頭到腳都散發著強烈的男性荷爾蒙，吸引身邊的人，因為他總是一副痞痞的樣子，所以很常被人誤會是牛郎。小學寫作文時，他寫自己的夢想是「改造人類」，雖然這篇作文當年沒及格，但是若干年後，卻讓他成了一名整形醫生。

對於整形，饒宗俊可以說已經到了瘋狂的地步。

曾經有一段時間，他天天對著鏡子看自己的臉，臉上嚴肅的表情，讓饒宗禮和饒宗義以為他要拿自己的臉開刀做實驗。

「你的臉已經很完美了，不需要再動刀了！」饒宗禮以大哥的身份堅決制止他的「自殘」行為。

結果饒宗俊只是抬起頭，有點茫然地問：「你們看看我臉上的痘痘好點了沒有？」做為饒家唯一一個「特殊」的醫生，饒宗俊一直致力於只要生物都能整的終極目標。

「只要我想，沙皮狗也能整成貴婦！」

其敬業的態度，可能只有跟他一起生活的兩個哥哥才知道，有時後者也不禁慶幸弟弟是個醫生，要是個科學家，一定是變態科學狂人那類的。

其實，饒宗俊只是一個完美主義者，在他的字典裏，整形就是善意的「破壞」和「修復」。放棄了自己原本的面貌，就算新的面孔更美麗，仍然只是一張面具，但還好，這個世界戴面具的人越來越多了，那麼，他也只是個給人新生希望的「面具師」而已。

目前，他自己經營一間小型整形中心，也是饒家唯一的私人企業。

饒宗俊吃飯的時候喜歡看電視，今天當然也不例外。抓過遙控器他打開電視切換到娛樂台，一邊吃飯一邊看八卦新聞。

「對了！二哥，隔壁吳大嬸問你什麼時候再去教他們打太極？」

可能是中醫師一般都跟老年人親近一些，饒宗義絕對算得上是社區裏最受老人們歡迎的人物。

饒宗義瞇了瞇眼想了一會，一口一口喝著粥，「最近正在研究幾個方子，等有空了再說吧。」

「方子？什麼方子？」饒宗俊感興趣的湊近問，因為二哥有很多自己研究出來的中藥方，都很適合調養身體。

饒宗義緩緩把粥嚼了又嚼，吞下去之後才說：「調經止痛的。」

「靠！」他沒好氣的將視線轉回電視上。

這時，娛樂新聞播到某個男明星被包養的消息，記者會上記者向主角求證時，對方矢口否認。

「噢—他啊……」饒宗俊看著長相還算不錯的男明星，咂咂舌，好像在回味什麼一樣。

饒宗義和饒宗禮對看一眼，後者問：「你認識他？」

「嗯。」

跟弟弟認識，還是那種職業……兩人又對看一眼，雖然都不是什麼八卦的人，但是看弟弟一臉的怪笑，不禁又想知道。

「他整哪裏？」

「眼睛？鼻子？」

這男明星出道滿久了，但臉似乎一直沒有什麼變化，五官也還是原來的樣子，應該不會整這麼明顯的地方吧？

「嘿嘿，」饒宗俊怪怪一笑，「屁股。」

「……你就繼續做缺德事吧！」饒宗義無力地搖了搖頭。身為中醫師的他，要比大哥和小弟保守一點。

「我哪裏缺德了？這是造福人類！」饒宗俊為自己打抱不平，哼了一聲之後，又轉過頭繼續打量電視報導，像是在欣賞一件藝術品一樣，一件出自他手的「藝術品」，雖然是屁股。

可是當男明星站起來，轉身離開的時候，他突然叫了一聲，又氣又急的指著那個男明星斥責，「才整幾天就變形了？我不是說過這段時間屁股不能亂摸嗎？」

最後，整個早餐時間都是在饒宗俊跟屁股有關的話題中度過的，這便是饒家三兄弟一天的開始。

如果說整形這件事幾年前還屬於見不得光的勾當，那現在雖然不能說算是到家常便飯的地步，卻也可以正大光明地進行了。

中國人保守，自然不會把整形當做自豪的事，天天掛在嘴角，但愛美之心人皆有之，雖然改頭換面到連爸媽都認不出來的事不能輕易做，但動個小刀讓自己看起來更美一點的話，還是很誘人的。

一年前饒宗俊開了一家小型整形中心，走的是低調路線，四個護士和一個管後勤的大爺，加上他在內一共只有六人。

整形中心的名字叫 masque，是饒宗俊自己取的，因為他在大學的時候曾經修過法語，masque 為法語「面具」的意思。

連名字都低調得讓人有點看不懂，這點可以算是他的惡趣味，但比起xx整形中心，這名字顯然浪漫好聽得多。

masque 位於城市中不偏遠也不熱鬧的地區，絕對稱不上繁華地段，房租不貴也不算便宜，順路經過的人很多，專程慕名而來的幾乎沒有，饒宗俊也沒有花大錢做廣告的計畫，最多只讓幾個護士在附近發發傳單，弄個割雙眼皮買二送一的優惠而已，所以剛開始的時候，客人上門全靠天意，有時候幾個月才來一個客人，也只是要割雙眼皮而已。

不過就算在 masque 最門可羅雀的時候，身為老闆兼醫生的饒宗俊也沒有著急過，每天準時上班，按時下班，看看書、喝喝茶，淡定得讓人髮指。

對他來說，整形是興趣，並不是他維生的工具。這種想法可能有點任性，但他一直是這麼任性地活到現在的。

院長兼醫生辦公室裏，潔白的牆面貼著淡粉色櫻花圖案壁貼，數盆綠色植物讓房間裏的空氣異常清新，比起正統的醫院，這裏的佈置溫馨多了，完全讓人感覺不到緊張感，畢竟，來這兒的人也不是為了看病的。

穿著白袍，他坐在舒適的真皮椅上，雙腿在桌上交疊，一手拿著病歷，一手拿著鉛筆，低頭一邊看病歷，一邊噘起嘴把筆放到鼻子下夾住，動作雖然幼稚，但臉上的表情卻異常專注。

今年上半年 masque 的客人比以前多了不少，而且 masque 的位置不顯眼，有利於保護個人隱私，從最近又接了幾個比較大型的手術看來，除了在不同程度上滿足他動刀的慾望外，看來一年多的雙眼皮他也沒白割，終於做出口碑來了。

不過他不怕客人少，也不在乎客人多，順其自然就好。

此時他低著頭研究病歷，安排著下次複診的時間，必要的時候得再要護士打電話瞭解一下以前的客人現在的情況。

突然幾聲敲門聲打斷了他，饒宗俊抬起頭看向門口，說了句，「進來。」

推門而入的是年輕的護士小姐，她是個時髦的美女，燙著時下流行的日式鬈髮，眼睛大大、睫毛長長的，不管是化妝的效果，這樣一個大美人穿著淡粉色護士服，總會讓男人想到某些不純潔的地方去。

「饒醫生，下星期的預約已經整理好了。」

護士把一份文件放到他面前。工作時間，饒宗俊還是要其他人稱他為醫生。

「辛苦妳了。」饒宗俊微微一笑，朝她眨了一下眼，把文件拿過來隨手翻了一下。可護士沒有走，仍然站在原地欲言又止地看他。

「嗯？還有事？」挑了一下眉，饒宗俊放下手裏的文件，雙手交叉撐在桌上，下巴抵在手背，面帶笑意地看著她。

這男人總是無意中露出跟年齡不太相符的表情，卻又意外的可愛。護士在心裏再次感歎了一下，同時也明白為什麼這裏的護士全都已婚，要單身女性面對這樣英俊溫柔、條件又好的男人，絕對很難不心動。

沒錯，masque 的四個護士，不論年齡大小，已經全部都結婚了，所以饒宗俊在四位人妻和一位年過半百的大叔圍繞之下，一定安全。

「大家要我順便問一下，現在可以下班了嗎？」

被她這麼一問，他這才想起今天是小週末。因為他人性化的管理，星期五是可以提前半小時下班的。

「當然！你們早點回去吧，大家辛苦啦！」

「那一醫生也早點回去哦！」護士善意地提醒，最後又看了他一眼才離開。

朝出去的她擺了擺手，饒宗俊臉上的笑很紳士，等門關上了，他揚起的嘴角才慢慢放了下來，伸手揉揉有點僵硬的臉部肌肉。

呼，好男人的笑容實在太費力氣了！

身為醫生，又是老闆，不跟手下的漂亮護士調情，甚至連稍微曖昧一點的語言和眼神也沒有，這點也許會讓不瞭解他的人感到意外，因為從外表看來，他怎麼看都是那種四處留情的花花公子。

而他也的確很花，但是他的「花」是有原則的，偷情並不會讓他覺得刺激，與未婚女性的你情我願也絕對不會讓他產生罪惡感，他其實是個很感性的人，可先天條件不允許，「感性」兩個字又不能寫在臉上，於是在工作的時候只好一本正經，才能讓有邪念的人望而卻步，跟員工保持純潔關係實在太重要了。

而且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：比起女人的身體，他對男人更感興趣。

勁爆吧？可他十五歲的時候，就發覺自己這個傾向了。

同性戀？也許，在這方面他從來不會否認什麼，做為醫生，無論心理和生理，都要比普通人放得開一些，只能說比起女性，他對男性更感興趣一點，但也並不是不能接受女性、非男人不可的。

沒多久，其他人都走了，整個 masque 只剩下饒宗俊一個人，他又看了一會兒病歷，半個小時之後，抬頭看了一眼牆上的鐘，在心裏盤算著—

現在這個時候，大哥應該還沒有下班，而二哥肯定又在家研究什麼土方子，算一算自己好像很久沒有夜生活了，身為醫生和男人，他很清楚適當的性生活有利於身體健康。

於是，放下手裏的工作，他決定今天晚上出去「健康」一回。

在腦子裏一個個篩選著今晚對象的名字，剛站起來準備脫掉身上的白袍時，敲門聲突然又響起。

嗯？他皺了一下眉。都這個時候了，還會有誰來？

脫衣服的動作暫時先停了下來，他走到門口打開門—事實上，那門應該不算是他開的，因為他的手剛放到門把上，外面的人已經先一步推門而入。

這裏是整形中心不是急救中心啊！這麼急幹什麼？饒宗俊嚇了一跳，忍不住在心裏發牢騷。

但看清來者的臉的時候，他瞬間明瞭，同時微笑起來，又是那種看到出自他手的「藝術品」時的笑容。

「李先生，你怎麼提前這麼早就來了？」

門外被他稱為李先生的男人，一身做工考究的黑西裝配白襯衫，一眼就知價值不菲，沒有打領帶，襯衫領口微微敞開，露出裏面的銀色男士項鍊，時尚又內斂。他是饒宗俊前一陣子的客人，而且是「改頭換面」等級的，術後的臉絕對稱得上是美男子，又酷又 Man，要不是知道他從前長什麼樣子，他絕對不會放過這男人的，至少也要調戲一番，趁動手術的時候吃吃豆腐。

「你的臉狀況不錯，比我想像中恢復得要快呢！」看著自己整出來的面孔，饒宗俊微笑著伸出手臂搭上男人的肩，正要讚美一下自己的技術，卻不小心碰到了對方的胸口。

咦？他愣了一下，然後像要確定什麼一樣，順勢在男人胸口來回摸了一番—嗯！結實有彈性。

「李先生，你在哪裏隆胸的？」他不記得自己有提供過這項服務啊！

對方沒回答，只是沉默地看著他，或者應該說瞪比較貼切。

那冷冷的，透著一絲怨恨的眼神，讓饒宗俊開始覺得有點不對勁。

臉可以整，可胸肌不是說有就有的吧？

上次見面，這位李先生身材雖然算不上單薄，但也只能說是普通，穿著衣服顯瘦的人很多，眼前這位就是，可包裹在衣服裏的身體，摸就知道是經過長年鍛鍊的，跟上次見面時完全不一樣，他不認為李先生能包個木乃伊頭去健身房健身。

「你是一」他疑惑地看著對方，對方只是冷冷瞪了他一眼，又看向他的手，他這才發現自己的手還放在人家胸口上。

就算都是男的，這動作也不雅了點。收回手，饒宗俊不好意思地笑笑。

男人又打量了他幾秒，終於問了一句，「你見過『我』？」聲音醇厚。

本來是見過，可現在饒宗俊也開始懷疑了。

「見過你一這張臉。」這樣的說法，似乎更保險一些。

「你是這裏的整形醫生？」男人瞇起眼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饒宗俊覺得好像從他的眼神裏看到一絲危險的信號。不知道現在說不是來不來得及？

可在他低頭看見自己身上還沒來得及脫下的白袍後，就悲傷的放棄了這個念頭。

「是。」還是唯一一個。「請問你一」

說了半天，氣氛搞得很詭異，卻還是沒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饒宗俊正要問個明白，男人卻突然向後退一步。一開始饒宗俊以為他要走，可下一秒卻不知道從哪裏冒出來三個人高馬大的男人，看樣子就絕非善類。

接著，他眼前一黑，因為兩個大漢猛然衝上來，一人扯住一邊，把他往地上按。

「喂！你們幹什麼？綁架啊！」他又吼又叫的掙扎著，可一個人怎麼是三個人的對手？

所以他只能以極其不雅的姿勢趴在地上，剩下那個大漢用一根繩子把他五花大綁，整套動作一氣呵成，一看就是熟練工。

「靠！」粗糙的麻繩勒住手腕，讓饒宗俊痛得倒抽口氣。現在的綁架犯也太不客氣了，不管要錢還是要什麼，有話都可以好好說啊！

「你們到底要幹什麼？我哪裏得罪各位了」下巴抵在地上，他抬起頭看著綁架集團的頭目——一直在旁邊冷眼旁觀的男人，那個隆胸的變態！

「你到底是誰？」這已經是他最後的疑問了，好歹讓他知道自己是為什麼死的吧？

但可惜的是，對方似乎連這最後一個請求也不想滿足他。

「帶走。」

看了一眼地上的饒宗俊，男人收回視線，頭也不回的轉身離開，只留下一個瀟灑的背影。

一聲令下，立刻有人把饒宗俊像沙包一樣扛到肩上，緊跟在男人身後。

雖然手腳受制，但饒宗俊的嘴還是自由的，於是他充分利用這一點，無視腦充血有點難受，連環炮問：「我不認識那個人啊！真的不認識！你們到底是誰？我有得罪過你們嗎？來我這裏整過容？不對啊，整過了就不可能長這樣了啊！是受人所託？要錢還是要命？喂，前面的大哥！你是老大吧，打個商量怎麼樣？他們給

你多少，我出一」

正在心裏盤算自己值多少錢，走在前面的男人突然停了下來，轉過身瞪他，吐出兩個字。「閉嘴。」

「呵！」饒宗俊嘴角一咧，「難道綁架還不給被綁架的爭取活命的機會？」

但一秒之後，他就乖乖閉了嘴，因為腰上被一個冰冷的管狀物體抵住，再爭取的話，恐怕就要沒命。

被扔進車裏的時候，他臉朝下、屁股朝上的趴在寬敞的後座上，姿勢極其可笑，坐在一邊的男人卻完全沒有要幫他的意思，只是冷冷的說了句，「開車。」

無奈之下，饒宗俊只好自食其力，扭了半天才終於坐起來，這時車子已經不知道開到哪條路了。

第一次被綁架，他內心百感交集，只能側過頭，憂鬱的看著窗外的風景。

接下來應該就會打電話到他家勒索了吧？可是大哥還沒下班，二哥研究方子的時候，就算玉皇大帝下凡也不會多瞧一眼，更別提接電話了。

難道，他今天注定要被撕票了

第二章

「咕咚」一聲，饒宗俊被毫不溫柔地扔到地上，落地之後還滾了一圈。

「嘶—」這幫混蛋懂不懂什麼叫小心輕放啊！還好地毯夠厚也夠軟，不然他肯定會忍不住罵髒話。

唐浚浦站在門口，看著被綁得像條毛毛蟲一樣的人在地上蠕動。不管是誰，那個樣子絕對是可笑的，但他沒有笑，只是對手下使了個眼色，其他人就全部恭敬地退下，房間裏只留下兩個人。

從關上房門的下一秒，四周安靜得只剩下略顯急促的喘息聲，當然是饒宗俊的。他翻身找了個舒服點的姿勢仰躺著，雙手被綁在背後，導致他腰部微微弓起，側面來看，曲線竟然還有幾分性感。

「喂！打個商量，我不會跑的，你先幫我把繩子解開行不行？」他看著眼前人說，極其厭惡被勒住的感覺。

唐浚浦面無表情地看了他一會兒，緩緩朝他走來。饒宗俊心中一喜，結果對方只是從他身邊繞過去，往對面的沙發走，壓根沒多看他一眼。

站在沙發前，唐浚浦一轉身，動作瀟灑俐落地坐到黑色的單人大沙發上，抬起一條腿蹺在另一隻上，一隻手放在膝蓋，另一隻搭在沙發扶手，像帝王般的氣勢，壓迫感十足。

「說吧。」

歷盡「千辛萬苦」，這是饒宗俊聽到這個人說的第五句話。

「說什麼？」他想說，卻不知要從何說起。

唐浚浦眉頭一挑，「你把誰整成我的樣子？」

啊！他明白了，原本那位李先生拿別人的照片讓他整啊！

「這一」這下真的不知從何說起了。他只是按照客人的要求整形而已，剩下的他一概不知啊！

見他猶豫不決，唐浚浦冷笑一聲，食指在膝蓋上一下一下地敲動著，看似悠閒，可說出來的話卻一點也不悠閒。

「你把別人整成我的樣子，結果現在我變成了殺人犯，有好幾個人看見我從殺人現場逃跑。我不僅殺了人，殺的還是自己的長輩，現在我已經被當成是家裏的敗類，這一切，都是拜你所賜。」

「蛤？」饒宗俊徹底呆了。這麼曲折？這種電影裏才有的情節竟然真的發生在他身上

「你說—我應該怎麼謝你呢？」說到最後，唐浚浦笑咪咪地長腿一伸，在他的腰上不輕不重地踢了一下。

饒宗俊明白，當一個人做出這樣心口不一的動作時，基本上已經快到憤怒的極限了。

那一下雖然不疼，可有股邪勁在裏面，他覺得腰上像被火燙了一下一樣，也不知道哪兒來的力氣，居然一下子從地上直挺挺地坐起來。

「這可不能怪我！他拿著你的照片說你是他爸爸，我才幫他整的。」再說那人的外形輪廓，的確跟眼前這位大哥有幾分相似啊，否則整形也不是想整就整得好，他就是再厲害也不能把豬整成猴子嘛！

他剛說完，唐浚浦的臉色就變得更差了。

兩人一個坐在沙發上，一個坐在地上，從畫面上來看，很有主人和僕人的感覺，但無論是什麼身份，都會覺得其中一個像在受虐。

而此時饒宗俊茫然中夾雜著一絲懊惱的蠢蛋表情，讓唐浚浦鬱悶多日的心情更加鬱悶了。

怎麼會……遇到這麼個白癡！

在這個城市裏，唐家可以說是個能夠呼風喚雨的家族。

唐氏一族從祖先開始就是跟皇家做生意的，雖然當時商人是地位最低下的，但無論哪個年代，有錢就不怕沒人尊敬。

等到唐家富可敵國的時候，已經沒有人用「商人」來形容他們了。稟持著「什麼賺錢做什麼」的祖訓，唐家發展到現在，雖然不能算一代比一代富有，但是也沒有一絲敗落的跡象。古老的家族不知道何時開始染上另一種色彩，雖然已經不再單純地做買賣，但唐家仍然像一個不朽的神話，一直發展至今，並且繼續擴大著。這不得不歸功於唐家一代又一代的領導者，就是唐氏一族的當家。

唐家家大業大，子孫眾多，有繼承權的不在少數，要在這些人中挑出一個下任當家，真可謂是精挑細選，絕對不比選太子容易。

唐浚浦就是繼承人之一，而且是眾多繼承人中最有實力的。

而他也不負眾望，前不久終於通過了族中幾位長老的投票表決，被定為唐家下一任當家，三個月後正式接任。

本來，這並不是件複雜的事，一旦繼承人選出後，其他人便不能再有任何異議，除非有極特殊的情況發生。但就在一星期之前，特殊情況發生了，族裏最有威信

的一位長老被殺，而看到兇手的人一致認定，自己看到的兇手就是唐浚浦。可憐的長老前一天才當眾宣佈唐浚浦為下一任當家，後一天就被「唐浚浦」殺了，對唐浚浦來說，這無異是個天大的笑話，可對其他繼承者而言，這卻是個天大的「喜訊」。

雖然不合邏輯，但事實擺在眼前，在真相沒有查明之前，只有唐浚浦自己知道自己是無辜的，想要洗刷罪名，也只有靠他自己。在唐家，殺害長老可是重罪，如果不能找到真兇，別說繼承唐家，能不能活著都是個問題。

事實上，幾天前他曾抓到過那個冒充他殺人的兇手，那人有張和他一模一樣的臉，連近看都很像，只是他還沒來得及開始審問，兇手當晚就逃跑了，別說殺人栽贓的目的，連是誰幫他整容都沒問出來。

能從他眼皮底下逃跑……唐浚浦冷笑著佩服了一下。但是他有把握再把人抓回來，畢竟從來只有他唐浚浦活著放走的，沒有在他手下活著逃走的。

只是現在想要再抓住那個驚弓之鳥並非易事，僅僅一夜，那個人就像是平空消失了一樣，再也找不到任何線索。

即使如此，他的手下辦事效率還是很高的，兇手沒抓到，「幫兇」倒是找到了一不，現在還不能肯定這個笨蛋到底是不是對方的同夥。

唐浚浦側過頭，手支在下巴上，視線在眼前受困的男人臉上打量，對方馬上露出忠犬般的表情，一雙大眼睛水汪汪地回視他，試圖博取同情。

厭惡地把視線移開，他閉上眼在心裏盤算了一下，才再次看向他。

「多餘的話我不想再說，把你知的一切都說出來，我才能保證不動你身上的任何器官。」

饒宗俊立刻想起電視裏的逼供情節，一般都是先從十指開始一根根往下剝，然後是耳朵、眼睛——

像是故意的一樣，唐浚浦微微一笑，「聽說你是個很厲害的整形醫生，我想就算沒了鼻子，你也能把自己整回原狀吧？」

真是個惡劣的玩笑！

饒宗俊在心裏罵了他千萬遍，才皮笑肉不笑地回答，「您開玩笑了，我只是負責加工，再生不在我的服務範圍之內。」

唐浚浦沒興趣跟他抬槓，冷冷地瞥他一眼，提醒他可以開始了，連「不准耍花招」的意思也一併傳達。

饒宗俊完全相信唐浚浦所說的，他知道如果今天一個弄不好，可能就真的得回去幫自己整形了，前提是她能活著回去……

可現在最麻煩的問題就是，人的確是他整的，就算他無意，這「間接幫兇」的罪名也是很難逃掉，所以他的首要目標就是要讓眼前這個男人相信他的無辜，同時，絕對不能說錯話，錯一句，他這「幫兇」就當定了。

於是，他選了個保險一點的辦法。他抬起頭，揚起在夜店裏釣馬子的標準性感笑容。

「我一時找不到重點，還是你問我吧，你問什麼我答什麼，絕對有問必答，而且

句句實話！」

人雖然嘻皮笑臉的，但辦法也不是不可行。

唐浚浦掃他一眼，緩緩開口。

「那人的名字？」

呃一回憶三秒。

「李大寶。」

唐浚浦臉上殺氣瞬間湧起，饒宗俊連忙將屁股往後挪，「欸！這可不是我編的，他身份證上就是寫李大寶，我管天管地也不能管人家叫什麼吧！」

皺了皺眉，唐浚浦勉強壓下怒意，又問：「把他的資料告訴我。」

「嗯……男性，本地口音，身高一跟你差不多，身材跟你差不多，髮型跟你差不多，長相一」饒宗俊看著唐浚浦的臉，呵呵一笑，沒再說話。

唐浚浦覺得開始這個「提問回答」是他的錯了。

「我要問的是他以前長什麼樣子？」

饒宗俊搖搖頭，重申，「我們整形醫生只看客人整完形之後的模樣，從來不管客人以前長怎樣。」

話倒也算了，問題是配上他說話時一本正經的表情，讓人很難再心平氣和下去。緩緩從沙發上站起來，唐浚浦走到他面前，抬腿在他肩上輕輕一踢，失去平衡的饒宗俊立即倒在地上，唐浚浦的腳踩在他肩膀上，瞇起眼看著他，「你在搗亂是吧？」

「呵！」輕輕一笑，他並不否認，只是眼角帶著笑意地看著眼前人，一開始怯懦和討好的表情已經消失得差不多了。既然打動不了這位大哥，那麼也沒必要再裝下去。

「大哥，我一開始就說我不認識那個人，可是你不信我也沒辦法。」動了動被踩得有點痛的肩膀，饒宗俊露出一抹無奈的苦笑。

「你要我說的我都說了，剩下的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，可是我說實話你也不信，是不是要對我嚴刑拷打之後，我說的你才會信？」

「你怕嚴刑拷打？」唐浚浦突然問。

廢話！「誰不怕？」他又不是鐵人。

唐浚浦揚了一下嘴角，可看在饒宗俊眼裏，卻是邪魅一笑。

「你不說，我倒忘了還有這一招—」

那恍然大悟和感謝的語氣，讓饒宗俊差點想轉過頭咬對方的小腿。不過還沒張嘴，肩上一輕，就見對方先移開了腳，只是還沒來得及鬆口氣，那隻腳就順著他的胸口來到他的腹部。

喂！不會要踩爆他的肚子吧？

好在那男人似乎沒有那個意思，至少現在沒有，饒宗俊呆呆看著那隻腳又慢慢往下移，最後，停在自己的腿間—

那裏已經不是踩肚子的等級了吧！

「你要幹麼」抬起頭，他瞪著嘴角微揚的人，後者笑了一聲，腳一用力一

「逼供啊。」

這哪裏是逼供，分明是性騷擾！

男人的那裏受到攻擊，殺傷力可是以十倍計算的。

「唔。」饒宗俊悶哼一聲，咬了咬牙，「是男人就他媽的不要用這麼卑鄙的手段！」

「哦？」唐浚浦一臉驚訝，然後說：「我不在乎被別人懷疑是不是男人，不過一腳上的動作從一開始就沒停過，他繼續以近乎頑劣的方式玩弄著地上人的胯間之物。「讓別人變得不是男人我卻很擅長。」

變態！多變態啊！但即使心裏有千萬個不願意，男人正常的生理反應還是沒辦法避免的。饒宗俊氣息不穩的悶哼，感覺到在對方的玩弄下，自己的分身居然有了抬頭的趨勢。

「喂！現在已經不流行嚴刑逼供了，就算是黑社會也講究以德服人！」

唐浚浦腳下動作不停，似笑非笑的問：「你怎麼知道我是黑社會？」

你不是黑社會還是飛虎隊啊？剛要吼出來，突然感覺到胯間被重重踩了一下，嚇得饒宗俊什麼也不敢罵了。

「我要是黑社會，你現在至少已經少根手指或者缺條胳膊了。」唐浚浦惡劣地用腳尖踢了踢對方微微凸起的地方。

饒宗俊頓時渾身一抖。

「反應不錯，要不要我把它放出來？」

「我都說不認識那個人了！你就是踩爆我的蛋蛋、把我的精液踩出來我也不認識啊！」

粗俗的話語讓唐浚浦停了一下，被這麼一說，他不知道為什麼突然玩不下去了，於是，他把腳從對方身上移開。

「呼～～」饒宗俊躺在地上喘了一口氣。除了想揍這個變態之外，還有一件事他是萬萬也不敢說的。

媽的！他怎麼就興奮了跟別人做的時候他也沒這麼快就站起來啊！

難道他有被虐傾向……

算了！還是別想了，這種「遊戲」太刺激，一般人受不了。

「你也別再費力氣想著怎麼逼供了一」側過頭，他看著站在自己身前的人說：「我把那個人整容前的樣子畫給你行了吧？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。」

唐浚浦沉默地看著他，像是在考慮這話的可信度。

「別看我現在拿的是手術刀，高中以前我都是拿畫筆的。」

想了想，唐浚浦走到一旁的桌子前，從抽屜裏拿出一本記事本和筆。

「你不會要我用嘴畫吧？」

因為這句話，唐浚浦幫他解繩子的時候，故意先把他勒得血管都突起來。

被綁這麼久，終於重獲自由，饒宗俊站在原地活動手腳和頸部，手腕上兩條勒痕清晰可見，讓他越看越氣憤。噴！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他玩 SM 了！

唐浚浦把紙筆遞到他面前，吐出一個字。「畫。」

「知道了！綁這麼久手都麻了，也讓我活動一下啊！」他也是有脾氣的好不好。甩了甩手腕，饒宗俊拿著紙筆坐到一邊，開始揮毫潑墨。

期間，他有幾次抬頭看看唐浚浦，又在紙上改了幾筆，當後者皺著眉看他的時候，他都只是笑笑。

「他的輪廓跟你挺像的，我借用一下而已。」

將近半小時後，他的大作總算完成，懷著當年交作業時的心情，他以雙手奉到對方面前。

不過，這位老師似乎對學生的作業不太滿意。

看了手裏的畫一眼，唐浚浦抬頭，冷冷地嘲諷，「你的美術老師是畢卡索？」

饒宗俊知道這位大哥不滿意，但這也不是自己的錯。

「他來的時候，一張臉就跟畢卡索的畫差不多。」自己可完全是按照記憶中的樣子畫的，原汁原味，半點也沒有美化過。這不是婚紗照，而是通緝令，真實才是最重要的嘛……

事到如今，唐浚浦終於明白了，在這個白癡身上浪費時間，是他這些年做過最無聊的事。

可他沒有生氣，因為他不生氣的時候比生氣還恐怖。

所以，當饒宗俊看見他身上開始緩緩散發恐怖的氣息後，本能地察覺到了危險。

「等等等等！」舉起雙手，他示意他先別發火，「我再想想……好像還有其他的什麼——好像是一啊！」想起來了！他今天看的病歷裏，就有那個人——「李大寶一個月後會再來複診。」

「刷」一聲，畢卡索的大作被撕成兩半，但饒宗俊也不心疼，因為還有更重要的事等著他做。

「這消息夠重要了吧？」他皮笑肉不笑地問，其實心裏已經快笑翻幾百次了。不過，現在不是笑的時候，玩夠了就該回去了。「我現在能回家了嗎？」

話音剛落，眼前的人突然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力道大得讓他差點叫出來。

「回家？」陰森森一笑，唐浚浦低下頭，緩緩湊近他。

看著離自己越來越近的俊臉，饒宗俊的完美主義又開始作祟。本質先不論，絕對是張好皮相，連他這個整形醫生都覺得沒有再改造的必要了，可這位帥哥帥是帥，在接觸過後，也只剩一張臉是他喜好的了。

但這情況對一個對男人感興趣的男人來說，實在很刺激，兩人近到連呼吸都混雜在一起，就在他們幾乎要來個臉貼臉接觸的時候，唐浚浦突地咧開嘴，露出一口整齊潔白的牙齒，像是英俊的吸血鬼在吸血前對美麗的處女微笑一樣。

「這一個月你給我老實待在這裏，哪裏也不能去，要是一個月後那個人不出現，我就踩爆你的蛋，然後把你的屍體送回去。」

看著那性感的唇張張闔闔，饒宗俊一時間有股衝動想貼上去，直到反應過來那人說了什麼的時候，後者已經放開他的手，看都不看他一眼了。

「……蛤？」